

当我们期待诗名家新作,是在期待什么

■ 文韵平

最近,笔者的一位朋友经历了一次失落:大学时代的偶像作家出了新作,宣传声势颇为浩大,等书拿到手一读,一声叹息。这位作家,曾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近些年偶出新作,屡屡让人失望。

已故作家王小波曾在杂文里引用一则名为《大山临盆》的寓言——大山临盆时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最后生下一只耗子。其中含义,约等于“雷声大雨点小”。

曾经的名家大家们怎么了?只是创作的低谷,还是江郎才尽?除了莫言等少数人偶有力作,放眼望去,如今已经没几个能打了。

“真爱粉”为何“脱粉”

评价一部小说好不好,有几个简单的维度——故事、人物、细节。以前文提到的新作为例,用这位朋友的话说,“全书读来平淡无奇,处处可见草草下笔的痕迹。”在故事层面,仍未摆脱社会新闻拼凑之嫌,文坛有“口水歌”,文坛有“口水文”;人物塑造方面更是乏善可陈,概念先行,连主角都面目模糊;细节上,偶有灵光闪现,但也只是偶尔。再往深处说,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呢?思想性呢?不存在的。

尽管文学评价的标准因人而异,但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负面评价和“不及格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判断,也指向作品实际的成色水平。当年被一众粉丝顶礼膜拜的名家,如今

因为这“口水作”,快要被口水吞没了。

曾经的光环,今天被平庸淹没。所谓的“名家”,不再是文学的高峰,而是市场的工具。

有的作家沉溺于过去的成功范式,将熟悉的故事框架、人物设定等稍加变奏推出,标榜“力作新推”,实则“冷饭翻炒”;有人不惜缩短创作周期,频出缺乏营养的“快消品”,少有入骨洞察与思考;有些所谓的新作,用的是陈旧视角,写的也是与时代脱节的内容,显露出“事不关己”的尴尬。

新作刚出时,凭借“名家”光环,销量不错。但很快,市场便给出真实反馈:名气不能替代作品的质量。文坛名家又不是娱乐明星,广大读者也不尽是脑残粉。一旦作品失去诚意,信任便会土崩瓦解,读者热情自然也会逐渐消失。

文坛时有烂作闪现,折射出少数创作者借“武林高手”之名行“自废武功”之实,甚至试图把读者当韭菜割的心态,这本质上是创作精神让位于市场逻辑的体现——为追逐即时热度与名利,放弃了对文学的敬畏与耐心,转而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这些自砸招牌的行为,砸碎的不仅是读者的期待,更是作家本人长久累积的口碑与信誉。当创作变成敷衍重复而非用心求索,当文学的价值被商业计算一次次稀释,长远来看,文艺或将因此失去回应时代、照拂人心的根本力量。

名家水准为何滑坡

名家创作水准滑坡,究竟源于自身

创作生命力的衰退,还是被外部环境推着走而不自知?

有一种观点认为,唯有苦难才能淬炼精品,文学史上许多名作都诞生于作家遭遇困顿之时,一旦作家境遇有所改善,创作意志便会被消磨。

诚然,许多经典在困境中炼成。但造就经典的内核,并非困境本身,而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生活和世人的深切关怀。正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这份观照都不应褪色。生活境遇改善,反而为创作者提供了更从容的底气,去“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去为铸就精品而“死磕”,去创作引领时代的经典,而非自我懈怠的“挡箭牌”。

更深一层看,名家屡出平庸之作,或许也是浮躁之风在个体创作追求上的投射。当外界诱惑增多、评价标准多元,一些创作者就逐渐偏离了最初提笔的初心,被功利主义牵着鼻子走,乱了节奏。

文坛不是流水线,文学作品不是快消品。当下文坛,更需一批人甘愿“板凳一坐十年冷”,在喧嚣中保持沉静、在诱惑前守住初心。或许读者不会太苛责,但作家须扪心自问:“我要写什么?文学为什么?”

读者到底期待啥

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本质是一种精神的相遇。每个人或许都遇见过视

若珍宝的佳作,比如:读之如遇知己,“怀民亦未寝”;读之如得良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读之如获启悟,“从来如此,便对么”。那些字符静止却也跳动,牵动笑点、泪点、痛点,连接共通的情感。

我们期待的,不是浮光掠影的文字,而是能穿越时光的匠心之作。就像《平凡的世界》,曾被批评“艺术性与技巧性不足”,然而那份真诚的“平凡”如今成了它独特的魅力。路遥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如同书中兄弟俩的故事,默默扎根在我们心底,成为无数年轻人穿越困顿、走向希望的力量。

我们期待的,是能抵御市场喧嚣的文字,而非随波逐流的附庸。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我们希望作家保持内心的清醒,不为流量与功利所束缚。文学应是深入人性与思想的净土,而非短暂流行的产物。

我们期待的,是思想的光辉,是人性的温暖,是字里行间跳动的生命力;是《老人与海》里的不屈勇气,是《战争与和平》里对命运深沉的洞察,是《小王子》中的纯真与爱,是《百年孤独》里的魔幻现实,交织成无尽的想象力。这些作品,穿越时光,却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期待的,是那些依然怀揣理想、敢于书写时代的作家,无论世界如何喧嚣,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创作那些能打动人心、跨越时间的作品,书写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文学。

为童心打开诗教的天窗

■ 卢山 王紫薇

“夏天是炎热的/冰淇淋是冰凉的/夏天是漫长的海岸/冰淇淋是凉爽的海岸。”这首诗的名字叫《夏天与冰淇淋》,作者是杭州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她之前获得了第四届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一等奖。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赓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肆意放飞心灵的翅膀,穿越古今,壮游山河。

我国古自以来就是诗的国度,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诗教是一门蒙学,是学童启蒙的功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将《诗》作为儒家的六经之首,突出其教育作用,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诗具有激发情感、观察社会、促进交流、表达不满等功能。

魏晋之后,诗的内涵和形式得到扩充。“诗”不再仅指《诗经》,而是逐渐引申出其他意义,乐府、古近体诗等均可称之为“诗”。诗教也经由历代文人学者解读和诠释,不断丰富、壮大,成为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

百岁老人叶嘉莹先生作为“诗词的女儿”“风雅的先生”,毕生都致力于诗教。2023年10月,她曾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辞:“我是一生一世都以教书为工作、为事业的人。所以,我的心目之中,只是要把古人诗词里面那些美好的理想、感情传给下面的年轻人。”诗教,是叶先生对自己百岁人生的注解。

如今,诗教的范围与意涵还在不断延伸。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诗教已不再局限于古诗词,还涵盖了中外现代诗歌以及优秀的童诗、童谣、儿歌作品等。诗教在当今社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或许早在识字之前就学会了吟诗。诗教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不息。那些儿时读过的诗也从未离我们远去,而是经由时间的发酵历久弥香,至今萦绕心际。

如叶嘉莹先生所说:“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们不妨循着叶先生

的志愿,为孩子们种植诗歌的梦想,以“诗”为“教”,或许能为青少年的成人成才打开一扇美丽的天窗。

诗歌的语言美、意象美、意境美、韵律美等,打开了一扇扇美丽的窗户,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肆意放飞心灵的翅膀,穿越古今,壮游山河。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赓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肆意放飞心灵的翅膀,穿越古今,壮游山河。

让诗教“润物细无声”。诗教工作,涉及文化和教育部门,需要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出台关于诗教的总体规划和评价体系,从顶层设计上为诗教建立起四梁八柱,铺设好总体实施路径,推动诗教枝叶生长从“盆景”到“风景”。比如,把诗教作为青少年德育与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诗教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

让诗教“妇孺皆可读”。今天的诗教,不是穿古装、读古诗,也不是聚光灯下死记硬背等竞技类的诗词大会,更不是走过来、装点门面的“教育走秀”,它需要技术和艺术相结合,更需要“古诗诗教”和“新诗诗教”相结合。目前,一些作家、诗人也在积极探索诗教行动,诸如诗人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的诗》等选集。诗教有自己的门槛,需要进一步集中专业的作家、诗人和教师团队,打造诗教的“好课程”“好教材”,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诗教课程体系。

让诗教“桃李满天下”。我有诗,何以教?“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是一棵根深蒂固的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真正的教育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也是心灵的呼应。如何用诗歌的魔法棒变幻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王国?如何用诗歌的金钥匙打开孩子们心中的月光宝盒?尤其是推动文学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资源融合,借助著名诗人和作家的文学影响力,探索和学校教育的融合发展,建立诗教导师团队,开展诗教接力计划,打造一支优秀的诗教师资队伍。

作者单位: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

还在看虐恋?短剧已经开始考据《世说新语》了

——从爆款《冒姓琅琊》看2025年短剧的精品化之路

■ 翟羽佳

当一部短剧让观众自发查阅《南齐书》,当“舌战群儒”的经学辩论取代“耳光互扇”的狗血桥段,我们能清晰地看到,2025年的短剧市场正迎来一场深刻的价值重构。这场重构是建立在内容深耕和制作革新的双重基础之上。爆款作品《冒姓琅琊》正是这一变革的集合:它以冷门的南北朝历史为底色,打破外界对短剧“套路化”的刻板印象,更体现出从“消费历史”到“对话历史”的转向。

该剧的走红折射出短剧从流量导向到内容核心、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转型的深刻变革,短剧在内容厚度、制作精度与产业维度上完成多重突破,开启文艺表达的新可能。

“文科生的浪漫”成破局关键

短剧的早期爆发,离不开霸总虐恋、重生复仇等强情绪套路的催化,但同质化题材和低俗化内容等逐渐透支行业公信力,也促使市场与观众呼唤更具质感的作品。《冒姓琅琊》另辟蹊径,以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严谨的细节考据构建故事脉络,让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能收获深度的文化滋养。该剧上线后,以6105万的热度(红果短剧平台),超18亿次的全网播放量、8.0的豆瓣评分,成为短剧市场的一匹黑马,率先完成了爽感逻辑的升级——将暴力碾压的低级刺激转化为智性博弈的高级愉悦。

《冒姓琅琊》改编自北大古典文献学博士同名小说,其故事梗概为当代文学博士王扬和同伴穿越到了南齐永明八年,凭借深厚的文史知识冒充“琅琊王氏”子弟求生。该剧以《南齐书》《世说新语》为史料根基,融入钱穆等学者的学术成果,再通过衣食住行的细节还原,构建起独特的三层考据体系,剧中不仅大量引经据典,呈现《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辩,更融入了《论语》《诗经》《周礼》《左传》《史记》等多本经典著作,让南北朝历史变为可触摸的生活现场。剧中情节力求有理有据,例如主角王扬用柳枝刷牙的卫生习惯,源自佛典《华严经》中的“嚼杨枝具十德”,并得到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变》的佐证。剧中核心的戏剧冲突并非依赖在激烈的矛盾,而是通过王扬与世家大族之间引经据典的辩论展开。无论是辩论孔孟义理,还是辩论诸子百家,台词几乎都基于典籍支撑,叙事缜密且妙语连珠。尤为精彩的是《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辩,双方从梳理文本脉络到解读释义差异,从援引各家学术观点延伸至经世治国的理念,既展现了文人的风骨,又不失思想辩论的锐利。这场辩论不仅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魏晋清谈的文化厚度,更以暗线的方式向观众传达出不同势力的学术立场和阵营,使文化底蕴不再是单纯的堆砌,而是与人物塑造和情节紧密绑定的重要线索。

《冒姓琅琊》作为一部充满历史文化知识的“知识型爽剧”,它的走红印证了



《冒姓琅琊》海报。

手机屏上的电影级质感

除了题材多元与内容品质的提升,短剧精品化的进程同样体现在制作的全面升级上,内容的深化可谓是精品化的内在驱动,而制作的全面提升则是其得以实现并被观众真切感知的外在基石。

这种创作转向并非孤例,而是已经成为短剧的一股潮流,2025年的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推荐剧目《画中梦华》、西安文旅出品的《长安寻宝之锦书迷阵》、红果与央视频联合出品的《墨韵新生》以及由央视频、腾讯视频和海发集团联合推出的《今人不见古时明》,都用年轻化表达激活文化记忆,让厚重历史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活”了起来。另外,聚焦家庭温情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及其续作《家里家外2》两部现象级爆款,《家里家外》红果站内热度值高达4447万,第二季红果站内上线20天播放量高达5444万。除此之外,《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请君入我怀》等以真实情感破圈,以扎实的叙事打通人性情感。

主流媒体与专业团队的强势入局,更将标准推高。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作为行业标杆,将头部视听产业资源注入短剧创作领域。近日,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在央视一套黄金档、腾讯视频热播。该剧以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历程中的人与事为原型和素材,15个单元如同15个棱镜,多维呈现城市与人、情感与时代的交织,一经播出就引发热议。腾讯视频斥资上亿元打造、实现台网同播的《狮城山海》,播出首日即收视率榜前三,创央视八套次黄金档历史新高,首周平均收视率接近1.8%,单日最高达2.4%。网络端位列腾讯视频传奇剧第一,创下微短剧品类新纪录。这些作品印证着短剧的制作正在经历一

场“从将就到讲究”的跃迁。

制作升级的直接成果,是短剧社会效能的增加。《冒姓琅琊》热播后,直接带动了《南齐书》等相关书籍的销售以及六朝历史遗迹的旅游热,生动演绎了“短剧+文旅”的模式前景。

纵观2025年,一场全景式的精品化升级已然轮廓清晰。这绝非仅限于单部作品的偶然走红,而是行业从价值内核、题材边界、制作标准到社会功能的一次系统性跨越。市场用实实在在的播放数据与口碑证明,观众渴望的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感官刺激,而是能引发思考的情感共鸣、文化认同与价值启迪。

短剧行业的多维升级并非终点,它恰恰对行业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将精品的爆发转化为可持续的常态,构建一条健康、持久的发展路径?

《冒姓琅琊》的成功印证了精品化道路的可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叙事节奏上如何更精准地平衡短剧的紧凑感与故事从容开展的问题,以及在角色深度上如何主次更分明的问题,这些细微处的精雕细琢正是下一阶段品质跃升的关键。面对从出圈到长青的转型挑战,行业未来的可持续路径需从内核与外力两个维度协同突破。

首要的突破点,在于坚守内容为王的核心,通过创新与深耕解决精品稀缺与题材同质化的瓶颈。未来的短剧若想持续赢得观众,必须超越对即时性爽感的依赖,转向更有深度的价值叙事。这需要大力鼓励“短剧+”的融合创新模式,拓展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例如,“短剧+文化传承”可沿袭《冒姓琅琊》的路径,更系统性地挖掘历史、非遗等宝库;“短剧+社会议题”可以细腻笔触关切社会现实,引发思考与共鸣。“短剧+”的各种融合进一步要求创作真正沉入生活与文化肌理,找到独特的故事切口和情感共鸣点,在有限的篇幅内创造出独特的短剧世界,从根本上提升内容的质量。

其次,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制作赋能,为精品内容的诞生与传播构建坚实的外在基石。制作升级不应仅是单部黑马剧集的超常投入,而应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流程。这意味着需要推动制作资源的专业化与标准化,吸引更多长视频领域的成熟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应积极探索技术创新,鼓励“短剧+AI”,以科技手段提升创作效率与视听表现。随着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高效应用,大量技术赋能作品不断涌现,如今年较火的《美猴王》《749秘档·秦岭邪雨》《兴安岭诡事》等众多作品,从技术端切入,以高效的生产效率、精致的制作水准和耐看的视觉效果,不断拓宽内容创作边界,不断以科技赋能带来新的突破。此外,平台与制作方应拓宽思路,共同探索多元变现与激励体系,回报高质量作品,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激励长期主义创作。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读者来稿

县城文学应跳出灰暗滤镜

■ 周慧虹

当《山河故人》再度上映,众多观众又一次走入那片交织着过去与当下的县城空间——老旧的街巷、离散的人物、绵长的情感。以贾樟柯为代表的许多导演,常常用影像雕刻县城的肌理,而文学的世界里,县城同样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地理与精神坐标,这一方土地始终承载着文字的厚重与温度。灰暗滤镜里的老街,长发青年斜倚着光影斑驳的墙根,竹编藤椅旁暗黄的搪瓷杯……尤其近年来,短小精炼的县城文学以这些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击中人心,屡屡在社交媒体平台走红。

县城,是无数人成长的起点。不过,时下走红的县城文学,却也遭到种种诟病。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少读者对其同质化和标签化感到不适。他们认为,当前流行的县城文学作品,把县城的气质和精神内核简单地总结为平面呆板的悲伤忧郁,如此,只能说是创作者借此展示自己的青春,发泄无处安放的情绪。一些网友点评道:他们不了解县城,更谈不上尊重县城。

事实上,各地的县城有过去,更有现在;有暗灰的色调,更有明亮的风景。在此意义上,上述关于当前县城文学的指摘并非全无道理。更何况,文学传递给人的价值应该是多元的,尤其是该是激励人向上向善的。

县城文学不应满足于现状,还得有意识地抬头向前,善于面对新“县”

场。纵观当下,县城发展与过去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高铁高速搭建成的交通网络、气派的连锁购物商场、个性化的餐厅和咖啡馆,连曾经专属于大城市的演唱会和音乐节,现在也屡屡出现在县城人的朋友圈里。在众多县城人眼中,相比大城市,县城的生活更松弛。尤其是最近两年,一个个县城成为火爆全国的打卡点,吸引着全国的游客前来探索。凡此种种,值得县城文学的创作者敏锐捕捉,值得用笔细致描述与呈现。

当然,文学创作需要一定的功底。在全民皆可写作、可拍摄、可寻求广泛展示空间的当下,提升县城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准,离不开专业力量的适时介入,以此对各类基层文学创作群体给予一定的帮助与引导。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之一在河南省西峡县举行。不少知名作家走进西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

期待更多这样的活动。相信通过专业作家与广大基层作者广泛、深入的交流,通过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有机融合,定能使双方互利共赢。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专业作家的用武之地,让他们有机会在基层春风中领略县城的新风采,积累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也使得那些有志于投身县城文学的创作者不断增强创作本领,从同质化